

朱庆涛

神州摔跤王

SHENZHOU
SHUAIJIAOWANG



神州摔跤王

朱庆涛

1997.4

36



山东少年儿童出版社

神州摔跤王

朱庆涛

*

明天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625印张 2插图 89千字

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42,000

书号 10333·55 定价 0.85元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威尔逊摆擂台示威
佟士魁遭暗算丧命 1
- 第 二 回 佟良杰挥泪立誓
佟臣魁身陷囹圄 13
- 第 三 回 为练功巧逢知己
因误会伯侄反目 26
- 第 四 回 佟良杰天津破倭擂
摔跤王神州扬威名 42
- 第 五 回 受邀请登程去上海
救弱女船上击恶贼 57
- 第 六 回 叙真情壮士扶困危
施骗术弱女落虎口 69
- 第 七 回 为国事佟良杰负重任
图私利李侠兴施奸计 81
- 第 八 回 耍狡刁逆徒掀恶浪
信奸言天神堕陷阱 90
- 第 九 回 闻噩耗良杰洒泪
送消息罗杰访友 104
- 第 十 回 逼亲侄相煎太急
杀业师用心甚毒 113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威尔逊仗势欺弱女 李侠兴献媚害胞妹 |125 |
| 第十二回 | 设圈套威尔逊下毒手 识骗术两英雄战恶徒 |134 |
| 第十三回 | 解危难众豪杰破门 巧掩饰威尔逊诡辩 |142 |
| 第十四回 | 逞武勇雄狮战良杰 用智谋英雄操胜券 |154 |
| 第十五回 | 萌天良逆徒知回头 惩罪孽群英奏凯歌 |162 |
| | 尾 声 |174 |

第一回 威尔逊摆擂台示威 佟士魁遭暗算丧命

1902年深秋的一天，上海蓬莱路上走来一位五大三粗、满脸胡须的中年男子。透过马路旁边树枝的缝隙，可以看到右前方有一幢宅院。宅院的朱漆大门紧闭着，门上，一对饰兽的铜环，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。门楣上方，挂着一块黑漆金字匾额——“顺风镖局”。一面书着颜体“佟”字的杏黄色金龙三角旗，迎风招展。两个身着玄色轻装、手持木棍的青年武士，分立在门前那对石狮旁。

当中年男子行至门前时，两个武士连忙抱拳行礼：“二爷一路辛苦了！”

“大爷回来了没有？”中年男子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这位被两名武士称作二爷的中年男子，是“顺风镖局”镖头、“护法天神”佟臣魁的弟弟佟士魁。此时，他刚从天津押镖回来。

说话的当儿，门开了，佟士魁跨进大门，走进了院子。

院子正中，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正在练举石担。那少年长得猿背蜂腰，一双黑玛瑙似的大眼睛闪露出英武之气。他见佟士魁进来，猛地撂下石担，高喊一声：“爹！”便扑在佟士魁的怀里。

“哈哈，良杰呀，一月不见，你就练起大石担来了。好小子，能练大石担，就是大人了。下次爹带你押镖走天津卫，长长见识。”佟士魁看到儿子的成长，心中欣然。良杰母亲早亡。佟士魁把他视为掌上明珠，教他习武，并把豪侠仗义、扶危济困的品格传给了他。良杰极为聪颖，在父亲和大伯点拨下，小小年纪已练得一手好拳脚。

佟良杰闻到父亲口中有一股浓烈的酒味，再看看父亲红红的眼睛，知道父亲是喝酒了。

“爹，你怎么又喝酒了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放肆。”佟士魁沉下了脸，呵斥着儿子。在那个时代，良杰这句话，已是对长辈很大不敬了。特别是武术世家，有一套极为森严的家规。佟士魁性情暴烈，终日在外教习拳棒，以武会友，没有心思顾家。良杰不得不在小小年纪就操持起家中事务。生活的磨练，使他从小就显得比其他同龄孩子老成，

1821

敢说、敢作。

他极有礼貌地轻声反驳父亲，道：“俺娘临终时要您少喝酒，当心身子。”

“……”

佟士魁想起亡妻，看着这个懂事的儿子，觉得刚才的呵斥未免过火。好久未喝酒了，今天顺利押回货物，客商摆下酬劳宴席，乘兴多喝了几杯，不想引起了父子间的不快。他故意引开话题，问道：“这两天镖局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局里没事。这几天大家都在谈论着打擂台的事情。”

“谁摆的擂台？”

“一个叫威尔逊的洋人在昆山公园摆了一个擂台，已经好几天了。听说不少武林好汉败在他的手下。”

“好，我去会会这个洋鬼子！”

“爹，镖师们说，伯父定下了规矩，凡是镖局的人，都不准擅自打擂台比武，更不许和洋人交手。不然，镖师们早就上台了。你还是等大伯回家再说吧。”

“小孩子家懂什么？等你伯父回来，那个洋鬼子早就收场溜了。”佟士魁说完就把粗黑的辫子向颈后一甩，转身出了顺风镖局的大门。

“爹，您慢走。”佟良杰一个箭步跃出门，拉住父

亲的手说，“带我一起去。”

“良杰，你还小。擂台可不是小孩子玩耍的地方。回院子里练功去吧！”

佟士魁甩掉儿子的手，大步向前走去。良杰执拗地跟在父亲后面。

天色不早了，佟士魁担心擂台收场，又想，良杰这孩子平时很懂事，让他去见识见识也未尝不可。于是，父子俩一前一后，径直向昆山公园走去。

昆山公园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公园，地处虹口最热闹的四川北路附近，绿草茵茵，小巧精致，本来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。这几天由于来了一个西洋大力士，在园内摆了一个摔跤擂台，观者如云，熙熙攘攘，幽静的公园顿时热闹起来。

佟士魁带着良杰从四川北路拐进昆山路口，老远就听到从公园里传出刺耳的洋喇叭、洋鼓的吹打声。他们走近公园门口，只见大门上披红挂绿，张灯结彩，一条横幅高高悬起，上面写着“西洋摔跤擂台开张大吉”几个字，旁边还贴着一幅很大的广告画，上面画着一个洋力士，攥着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国人的辫子向外抛掷。上面写着：“西洋摔跤高手威尔逊天下无敌！”

“放你娘的狗屁！”佟士魁勃然大怒，一把撕下了广告画，揉成一团，狠狠地摔在地下，气冲冲地向公

园里面走去。门口站着的两名“红头阿三”(即印度籍巡捕)，上前阻拦。佟士魁左右开弓，一个“推窗望月”，把两个巡捕推出好几尺远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
公园的草坪上站满了人群，佟士魁父子挤到擂台前，只见擂台两旁挂着一副对联：

擂台蛟龙，翻江倒海震东亚。

西洋猛虎，惊天动地慑病夫。

擂台中央站着个体壮如牛的洋人，身穿摔跤衣，脚蹬橡胶鞋，双手叉腰，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。一个穿着洋装的中国人，正对着台下大声说着话：“诸位，威尔逊先生不愧是天下无敌的摔跤高手，数天来，接连击败了许多中国摔跤名将。现在，离比赛结束只有半个小时了。哪一位敢来与威尔逊先生见个高低？”

“好大的口气。看我来收拾他！”佟士魁大吼一声，跃上了擂台。

此时，威尔逊正洋洋得意。他这次来华打擂，是应公共租界董事会之邀，有西洋各国驻沪领事的支持。连日来，他击败了所有登台的中国武士。今天，是他设台打擂的最后一天，离比赛结束只有三十分了。若在这最后三十分里，他不被别人击败，整个比赛他将全胜而告终。此后，他将在上海建一个西洋拳术社，自任社长。可没想到比赛就要结束，却上来这

么一个中国人。威尔逊望了一眼身材结实、体魄强健的佟士魁，从他那黝黑发亮的脸膛和那对威严的眼睛中，可以看出来者不凡。

“你是来打擂的吗？请先通报姓名、籍贯。”穿洋装的中国人对佟士魁说。

“沧州佟士魁。这洋人欺人太甚，我来与他较量较量！”

台下的观众见佟士魁上台，都兴奋地呼喊起来：

“摔倒这个洋人，给我们出口气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整整憋了一个星期了。”

威尔逊示意那个穿洋装的中国助手，把擂台规则向佟士魁交待一下。那个助手点点头，转脸说道：“佟先生，本擂台是摔跤比赛。比赛要遵守西洋摔跤规则：不能用拳脚踢打；不能用擒拿点穴；不能窜跳腾挪。身子倒地不算输，一定要双肩着地才算败阵。死伤不管。”

佟士魁听了，心中一怔：这规则把人的手脚都束缚住了，还比什么武呢？虽说自己擅长摔跤，可是他们的洋规矩也太怪了，倒地还不算输。若不遵照他们的规则，就不能参加比赛，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洋人全胜收场。身为武林人士，怎能临阵退却？

“佟英雄，快动手，别让洋人得意。”

“佟英雄，打败这个洋人，我们给你烧高香。”

佟士魁看了看站在台前的儿子，又扫视了一下全场民众，顿时勇气倍增。他点头说：“行，什么规矩都行。我不信斗不过他！”

台下观众鼓起掌来。

佟士魁从容地换上了摔跤衣。威尔逊也整装待搏。两人在擂台两侧站稳。西洋乐队停止了演奏。全场寂静，鸦雀无声。千百双眼睛，关切地注视着将要开始的一场搏斗。

那个穿洋装的中国人，既是威尔逊的助手，又是擂台裁判。他吹响哨子，宣布比赛开始。

威尔逊面对着比他矮半个头的佟士魁，心中暗喜。他侧着头，眯着眼，打量着对手。

佟士魁求胜心切，见对方站住阵脚，便一个箭步向前跃去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伸手猛插对手左肋抢把。所谓抢把，就是抢抓有利把位。摔跤胜负，这一招至关重要。抢把成功，先已占了三分上风。因此，行家有“输跤不输把，输把不输跤。两者若都失，孺子不可教”的说法。此刻，佟士魁抢把成功，使威尔逊非常吃惊，他慌忙伸手来抢抓佟士魁的衣襟，佟士魁猛一转身，威尔逊一把抓空。

“嘟……”突然，哨子响了，裁判宣布暂停。佟士

魁和威尔逊彼此松手后退。佟士魁不解地问裁判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犯规了！”

“犯规，犯什么规？”

“我对你交待得很明白，不能窜跳腾挪。可是你刚才是怎么抢把的？”

“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摔跤的。你分明是存心找茬，帮洋人的忙。”

“佟先生，这是洋人摆的擂台！”

“你不讲理，洋人明明要输了，你却……”

“少罗嗦。要比就按洋规矩比，不比请下台。”

佟士魁看着死皮赖脸的假洋鬼子，心想，等我摔倒了真洋鬼子再来和你算帐。于是，他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，无论是羊规矩还是牛规矩都行。”

双方重新站稳，拉开架势。佟士魁把粗黑的辫子在脖子上绕了三圈，将辫梢咬在口中，站下马步，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手。

哨音又响了。这一次，佟士魁没有抢先出手，而是以静制动，等待对手进攻。威尔逊把绿眼珠一瞪，向佟士魁猛扑过去。

威尔逊这一招是以实就虚。他伸出左手抢抓佟士魁的前胸衣襟。佟士魁不慌不忙，稍一移步，抢先抓

住了威尔逊的中心带。而威尔逊也同时抓住了佟士魁的前襟。威尔逊把佟士魁向右猛甩。佟士魁已牢牢地抓住了对手的中心带。凭他的经验和功力，在这种境遇下，只要能稳住自身重心，随势旋转，待对手蛮力用尽，然后奋力猛压对手上身，勾腿控制其下肢，对手必倒无疑。可是佟士魁没有想到，威尔逊比他高半个头，体重近乎他的两倍，而且洋人的爆发力强，用力的方法也与中国摔跤手不同。佟士魁只觉有一股强大的旋力，把他甩向右侧，双脚突然离地，无法控制重心。佟士魁暗暗叫苦。中国武术界有一句行话，叫“离地三分虚”。眼下，佟士魁双脚离地，身子向右倾斜，情势十分危急。他双手紧攥对手腰带，用头顶住对方下颏。这是摔跤中的绝招。威尔逊的下巴被佟士魁的头死死地顶住，身子向后仰。接着，佟士魁又发力于腰、肩，用自己的上身压向威尔逊的前胸。威尔逊重心顿失。两人同时轰然倒地。佟士魁压在威尔逊的身上。

“好，摔得好！”

“……”

擂台下爆发出一阵喝采声。佟良杰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大喊：“爹爹摔得好，爹爹摔得妙，爹爹摔得洋人嗷嗷叫！”

佟士魁心里高兴极了。他想，待哨音一响，便松手放开洋人，这场比赛就可结束了。但是佟士魁等了好一会，哨子就是不响。被他压在身下的威尔逊，仍紧紧抓住他的衣襟不放。佟士魁这才想起这洋规矩与自己习惯的中国摔跤的规矩不同，只有双肩着地才算输。于是佟士魁腾出手来，使劲去按威尔逊的肩膀。

在西洋摔跤技巧中，很重要的一环，就在于倒地之后的搏击。威尔逊熟练地绞起双腿，把佟士魁的右腿紧紧夹住，借对手使劲按自己右肩的力量，向右转身。这一招来势凶猛，佟士魁全无防范，从威尔逊的身上翻下。威尔逊翻到了上面。佟士魁对西洋摔跤不熟悉，从未练过怎样避免双肩着地，两个肩头一下子触到了地上。

裁判正要吹哨，判佟士魁为输。威尔逊回头对他使了一个眼色。裁判立即会意，便站在一旁，装起傻来。

威尔逊目露凶光，死死地压住佟士魁，用手紧勒佟士魁绕在脖子上的发辫。原来佟士魁刚才在门口撕广告画时，被威尔逊看见了。威尔逊当时气得两眼发紫。在比赛中，威尔逊就一直在伺机暗害佟士魁。

佟士魁为人正直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洋人竟会起了杀心。他拚命挣扎，想摆脱死亡的威胁。可是威尔

逊死死勒住他的辫子，不肯松手。这根辫子竟成了威尔逊杀害佟士魁的凶器，佟士魁渐渐瘫软下去。

擂台上的一举一动，台下观众看得清清楚楚。他们见洋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，纷纷吼叫起来：

“洋人松手！”

“不许行凶！”

观众们涌向台前。佟良杰第一个跃上擂台。裁判上来阻拦。佟良杰在裁判的小腹上猛击一掌。裁判向后倒退了几步，跌了一个四脚朝天。佟良杰又一个箭步，跳到威尔逊身旁，去扳威尔逊的手。可是威尔逊残忍成性，不见佟士魁咽气，岂肯松手？佟良杰急了，在威尔逊的手背上狠狠地咬了一口。威尔逊的手背被咬破了，气得他抓住佟良杰就要向台下摔去。正好一群观众跑上台来，救下了佟良杰。

佟士魁面无人色，睁大双目，张着口，攥着拳，躺在地下，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
佟良杰抱住父亲的头，使劲摇着：“爹，你醒一醒呀！爹，我是良杰呀……”

一个年长的观众把良杰扶起，对他说：“孩子，你父亲已经死了。”

“不，不会的！”佟良杰发疯似地扑在父亲的尸体上嚎啕大哭。

“出了什么事?!”人群背后传来一声炸雷似的喝问。

佟良杰抬头一看，见是伯父佟臣魁。“大伯……”他哭叫一声，一头扑到伯父的怀里。